



开州有块珍贵的“垫脚石”

□一士



重庆开州博物馆 重庆晨报 联合主办

在重庆开州中学校园内，河堤旁的光绪古碑与周边的现代化教学楼相映成趣，演绎着传统与现代的教育对话。

这块青苔斑驳的《开县学堂记》石碑，上世纪50年代曾沦为食堂的垫脚石，每天被往来人群踩踏。石碑由清代县令饶敦秩镌刻，不仅记录着1902年盛山、开阳两书院合流为中西学堂的微观史诗，更折射出一个民族在文明转型期的精神阵痛。

透过碑文剥落的墨迹，我们触摸到清末新政的灼热温度。县令饶敦秩以堪舆之术丈量校舍的执着，商会会长许学诗将商号经验注入办学的创举，共同编织出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蝶变的基因图谱。那些被校园广告牌遮挡的“中西教习厅舍”字样，仍在叩问着教育的本质：当“兼爱”遭遇“伦常”，当“平权”碰撞“忠孝”，这场始于百年前的文化突围，是否仍在当代升学率的狂欢中重演？



古碑

1 120年前立下的古碑

这块古碑是原开县中学的遗物，因古城湮没而随开州中学一同迁至此。青苔斑驳的碑面上，《开县学堂记》碑刻的字迹若隐若现，如同被时光揉皱的宣纸。这块石碑，恰似一位褪去华服的老教师静立于此，在钢筋水泥的楼宇间，固执地讲述着一百二十年前的灼热心跳。

手指抚过“权知县事东湖饶敦秩记”的落款，恍惚间似触到光绪二十八年的秋风。那年九月，盛山书院与开阳书院合流为中西学堂培俊堂，培俊堂的青瓦下垒起七十二间精舍，睡佛池的涟漪倒映着挹爽楼的飞檐。饶敦秩的笔锋如刀，将“声光化电”刻入碑石，却也在“孝忠立体，治平为用”的嘱托里，埋下新旧文明碰撞的火种。

2 清末新政下的开县学堂

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的开县，恰似中国版图上的微缩盆景。长江支流东河、南河蜿蜒交汇而过，睡佛池的碧水倒映着盛山的苍翠，这本该是韦处厚笔下“夹岸凝清素，交枝漾浅沦”的盛山胜境。这位中唐诗人出任开州刺史时，曾以“盛山十二诗”咏赞此地“林壑幽美，泉石清奇”，而今这片被他称为“隐吏之佳处”的山水，却在《开县学堂记》开篇的“腐狂之辩”中，被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。碑文中“九万里之遥”的浩叹，与开县闭塞的地理形成戏剧性反差——这个深藏巴山蜀水的小城，竟试图在方寸碑石上丈量地球的经纬。韦处厚当年吟咏的“不资冬日秀，为作暑天寒。先植诚非凤，来翔定是鸾”的隐逸情怀，此刻正被近代浪潮冲刷得支离破碎。

这种空间的悖论，恰是转型中国的生动隐喻。当饶敦秩在碑文中疾呼“民智不庸则愚，争心不平则器”时，睡佛池的水纹正与太平洋的波涛共振。开县学堂的体操所里，少年们练习的不仅是强身之术，更是民族存亡的密码；藏书库中的《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》与《植棉纂要》，既是杨守敬、饶敦秩的地理雄心，也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突围的路线图。

1902年的“壬寅学制”，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，在开县激起层层涟漪。碑文所述“奉谕旨兴办学堂”的记载，恰与张百熙呈呈《钦定学堂章程》的史实暗合。但开县的故事远比政策文件鲜活：许学诗带领工匠将培俊堂改建为校舍时，瓦刀与规尺的碰撞，何尝不是传统书院制度崩解的挽歌？当“分中西两教习厅舍”的格局落成，孔子像与理化仪器共处一室，这种空间的并置，比任何理论都更直白地诉说着文明的裂变。

饶敦秩在碑文中精心设计的教学体系——“慧者晓伦常，巧者窥制造”，恰似给旧学与新学划定的楚界汉河。但这种妥协中藏着更深层的焦虑：当《春秋繁露》遭

遇“声光化电”，当“君臣父子”碰撞平权自由，那个“逸而不劳，富而不争”的乌托邦，终究是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。

3 冒雨督工的县令

东湖饶敦秩的名字，在《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》的编纂史中不过是个注脚，但在开县的石碑上，他留下了最炽热的生命印记。这位“罔知勤奋”的县令，在开县的九百个昼夜里，将地理学家的严谨注入教育变革：睡佛池的方位需合堪舆之理，挹爽楼的高度要符采光之需，就连“精舍七十二间”的数字，也暗合孔门弟子之数。这种近乎偏执的考究，让实用主义的校舍建设，意外地具备了文化仪式的庄严。

他在碑文中埋下的密码更值得玩味。“权知县事”的谦辞背后，是清醒的历史自觉——深知自己只是时代浪潮中的过渡者。当“未及开堂而去”的遗憾化作墨迹，那个冒雨督工的县令身影，已然叠印在中国近代无数革新者的剪影中。他们如精卫填海般推动着文明的进程，却总在功成之际悄然退场。

《许氏家谱》中“志廷公”的记载，补全了碑文缺失的血肉。这位商会会长，在筹建学堂时展现出惊人的现代性：他像经营商号般核算建筑成本，以清理财务的严谨规划校舍布局，甚至将“济拯拯贫会”的慈善经验移植到教育领域。灵堂联“忙来忙去忙至八旬难撒手”的诙谐悲凉，恰是传统士绅向近代企业家转型的生动注脚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其子女的命运轨迹：上海求学的长子、成都师范的女儿、重庆教院的幼子，这个教育世家的枝蔓，恰似开县学堂播撒的种子。当许寅宾在申江畔研读陶行知的乡村教育理论时，睡佛池畔的碑文正在雨水冲刷中愈发清晰——文明的传递，从来不只是知识的累积，更是生命轨迹的交织。

4 文言背后的现代性挣扎

《开县学堂记》的文言外壳下，涌动着白话的潜流。“吸兵法之髓”“考校物质地利”等词组，已显露出向现代术语靠拢的倾向；而“声光化电”四字，更是将西方科学概念强行纳入传统修辞体系。这种语言的撕裂感，恰似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，他们不得不用古老的文字书写崭新的文明，如同在青铜鼎上雕刻蒸汽机的图纸。

饶敦秩对“兼爱”“改制”等概念的警惕，暴露出更深层的文化焦虑。他在碑文中构建的“中庸”教育观——既拒腐儒之保守，又防狂生之激进，本质上是在寻找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的接榫点。这种努力虽显笨拙，却为后来的“中西体用”之争埋下了伏笔。

碑文对校舍格局的细致描摹，实则

是空间政治的微观呈现：“祀孔子”的正厅与“西教习厅舍”的对望，体操所与藏书库的比邻，乃至挹爽楼“俯镜灵泉”的景观设计，都在物理空间中演绎着文化融合的戏剧。这种建筑语言，比任何理论宣言都更直观地展现着转型时代的特征——新旧元素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，而是充满张力的共生。

睡佛池的意象尤为精妙。这个既是景观又是消防设施的存在，恰如其分地象征了开县学堂的双重使命：既要滋养性灵根系，又要淬砺现实锋芒。当山光水影荡漾在“精舍七十二间”的窗棂上，中国传统园林美学与西方实用主义教育理念，在此达成了短暂的和解。

5 古碑曾沦为食堂垫脚石

《开县学堂记》石碑在20世纪50年代沦为食堂垫脚石，但值得玩味的是，当教工们每日踏过碑面时，“孝忠立体，治平为用”的字迹正以反方向拓印在鞋底——历史总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延续着记忆。

将《开县学堂记》置于“壬寅学制”的谱系中考察，会看见更清晰的脉络。当湖南求实书院变身大学堂，当岳麓书院改制高等学堂，开县的故事不再是孤例，而是整个民族教育转型的细胞切片。碑文中“因材施教”的理念，与张之洞“学堂必尽累年研究”的奏折遥相呼应，共同勾勒出近代教育从科举樊笼向现代体系突围的轨迹。

许学诗后代的教育迁徙，则编织出另一重时空网络。当他的子女们带着开县学堂的基因走向上海、成都、重庆，他们不仅是知识传播的载体，更成为文化基因突变的实验场。这种个体命运与时代浪潮的纠缠，让教育史不再是冰冷的制度沿革，而是充满体温的生命叙事。

暮色漫过开中校园的刹那，霓虹与苔痕在石碑上交织出奇异的光谱。细辨碑阴处的风蚀痕迹，会发现历史从未线性前进，当“孝忠立体”遭遇现代解构，当“分中西教习厅舍”面对全球化浪潮，先贤们的困境正以赛博形态还魂。但碑石底座悄然滋长的苔藓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教育革新从来不是摧枯拉朽的革命，而是苔藓攀缘岩壁般生命浸润。就像许学诗后裔跨越三省的办学轨迹，文明的火种总在看似断裂处完成基因重组。当科举的朱卷化作数据云端，当书院的山长变身AI导师，教育的载体在轮回中嬗变，而文明的基因始终在石纹深处倔强显影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文联副主席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三星老街辕门石碑发现记

□衣挽

一个冷雨淅沥的午后，三星辕门已经消散10多年了。经多方寻访，我们两个三星后生来到辕门右侧的余姓居民家，搬开洗衣机，我们找到了这块石碑，它正躺在地上，作为一台洗衣机的垫脚石。

用水洗、淋、抹、搓之后，我们手持电筒，逐字辨认。一百年前的碑文是繁体字，没有句读，有的地方还有些模糊，虽然并没有难倒我们两个中文系的毕业生，不过也经过多个小时的摩挲，我们才勉强记录下来。碑文精彩，字也俊秀，不知是不是冯拔贡的字。

辕门上的字，传说是冯拔贡题的。

横匾为四个端庄的大字“星高月朗”，上联：“山春花鸟自天成，执杖依星，足称世外神仙”，下联：“半壁烟云皆图画，携樽戴月，定是山中隐逸”。辕门刻字的石头，早已做了辕门左侧伞家砖瓦房的基石。

冯拔贡叫冯铭甯，在石柱县有显赫的声名，县城堤口那里的“观音崖”三个摩崖大字，就是他题写的。

我们在校读碑文时，80多岁的女主人喋喋不休：“那时，辕门要倒下来了，危及住家的安全，几户人家约定轮流煮饭请人拆下来，做到中途，有几户人家不干了，我

一个人煮饭。要拿起走呀，不把我的饭钱补起，那是不得行的！”我们也无意拿走，只是看看。

当我们读到记载四棵树的碑文时，主人家和围坐在一起烤火的街民都一起欢呼，“对头对呀，我记得。哎呀，那几棵树还上了碑文呀！”其实最令我们感慨的是那几棵树、辕门及其石碑的命运。

后来，余姓老人精神不太正常，风水先生认为是这块石碑造成的，托人带信来要送给政府。我们便花200元请了4个劳力搬运，现安放在三星乡文化站。

(作者系重庆石柱文评家协会副主席)

三星老街辕门碑文

自来莫为之前，虽美弗彰，莫为之后，虽盛弗传，凡事皆然。若三星半月场，壤连丰石，往来弗辐辏尔，云门犹为街衢之屏蔽，当建修以壮四地之观瞻。前清泰公如彰，牟公耀廷、承周创修文庙、三神宫，经营备至，规模恢弘。厥后买植，上场堡中青杠树，场右石庙前大松树，下场水井湾两柏树，共四根，公作风水，永禁剪伐。其培植之计，固不至善，独场之辕门。诸公前来议及，缺而不修，迄今大禅师华、宝协同街邻，踵前公未成之事业，修上下之辕门，幸团总牟公炳文以禁烟罚金捐作公费，场乡人士共力厥成。非美彰于前，盛传于后欤，迨场市兴隆，商贾饶裕，皆培修辕门之力也。工值告竣，勒石誌之，以垂不朽云。